田間文集

序

贈青藜王癸詩序

余與青藜交垂四十載乙丙之間余方壯年意氣甚勇每搖筆慷慨指畫當世之務聽者以爲狂青藜甫弱冠嘗從騎入賊壘撫定數萬之衆成盟而還予嘗以語徐俟菴歎爲奇才然是時兩人初未識面越八年予戢影江村有衲而直造吾廬者不通姓字予遽曰此寧都曾青藜也惟時予亦衲相持大慟因置酒脯飲啖縱談旁觀者人駭留數日而去又八年相過長干爾乃驚濤初

定人有戒心共予守歲馴象門外矮檐破壁中酒盡燈寒淒凉可念也改歲三日沈仲連邀同流寓諸子團拜於顧與治家分韻言別既別各東西散去然自是兩人者皆以謀食遠遊不復緇矣又十八年過吳門訪君於鄧尉寓居信宿而返今又八年君更移寓城南予過之復留榻數夕其窮愁殆勝於寓鄧尉時出其壬癸兩年詩屬予序之其詩甚悲余今年七十三君亦六十矣回憶四十年前躍馬論兵慨然有天下已任之志何其壯也今皆貧困如此白頭槁項所求升斗到處覓人顏色跼蹐偷生良足悲矣然思四十年來向時與我兩人共

事者屈指誰在皆已血化青燐骨委蔓草獨吾兩人猶得以衰殘貧賤之軀東西遊走既以悲亦以幸也君詩久行於世大抵皆幽憂悱惻之音予不具論獨敘與君交游之始末聚散之情事則知君之詩固有不容不悲者乎

查德尹詩序

丁酉之秋與海寧查君逸遠同客長干塔寺比舍而居惟時寒風蕭颯三門早閉借店燈收予兩人相與過從述故國之交游感河山於疇昔予心灰學易思以賣卜終身而君聞雞起舞志未衰也常逆旅乏絕時每夜賣

酒召客攜有狎客奏絃管度曲為樂窮途羈旅往往失
其慘澹度君豈寂莫以終老者乎别去十數年不相聞
有傳君死者不信每遇海昌人輒問則信死矣悼歎之
餘因思君弱不勝衣而有百折不回之氣今弱者已化
而不回者安所在乎甲子夏晤陸冰修於邗溝問遜遂
身後則其壻夏重即遜遠子也又有弟曰德尹皆以文
章名遂中稱查氏兩才子予大喜戊辰春予皆得見之
都門謁以通家舊誼執禮惟謹夏重既有專集行世頃
以侍婦翁冰修疾返里德尹日與予周旋每詩成輒以
示予慷慨悲歌即尋常酬贈音調鏗鏘往往有孤憤不

乎之氣寓於其中葢素所蓄積然也然後知道之難化而其氣固勃勃於其二子毫端見之父子之性情非敎而似之也釋氏謂之胎習胎習之爲性與性之學天與父固分任之矣吾誦夏亟德尹之詩彷彿二十年前長干塔寺夜聽通遠論心時也因德尹屬序撫今追昔率筆而爲之序

王令詒詩序

戊辰春予刺部門王子令詒每見輒乞爲之詩序予唯唯未幾王子成進士入事紛煩無暇及而予竟未見王子詩其秋出都臨別王子又曰先生許我序詩矣幸毋

忘予亦唯唯既歸里於方子有懷山居壁上見其所寄有懷歌行一篇不循音節出入自如直攄其瑣悉哀慟之情酸楚動人予再一閱之曰是非王子用意之筆何其絕去時調有似於學韓昌黎也有懷曰今茲固學昌黎憶予昔在背秋獄坐間有投以詩者予略一閱即訟之曹以予不加賞歎也語之曰其詩學韓子曰韓固難學以韓子自述其爲文用思之苦而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生平最心折者樊紹述而贊其所作曰多矣哉古來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則韓子所心折紹述者惟其言

必已出不肯蹈襲猶已陳言之務去所以深信其難也
故又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
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然則不惟詞章不宜襲即音
律亦不宜沿以皆陳言也觀其誚孟東野詩曰横空盤
硬語妥帖力排奡則其不取於音律之諧審矣然而昌
黎於音律之古未嘗不諧也其亦見夫當世軟美繁
賦之剽竊而愈下而莫之能返故取奬孟盧仝險澀之
語表著於世以生其駭心而奪其溺志乎矯枉者初必
過正然不過不得其正若呂梁之古體長篇容猶有過
音至於他詩則已粹然一出於正矣調張籍詩曰李杜

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公之師服李杜者至矣夫其光焰歷百世而在惟無陳言也李杜脫口已無陳言昌黎戛戛去其陳言此中分量惟昌黎自知之耳然則學昌黎者不至於李杜不可止也吾惟覩王子一篇而信其能由昌黎以進於李杜則以其能陳言之去信之

吳震一詩序

詩也者人之自言其情也情不能直致於是託物比類汜濫旁引而曲達之使覽之者初不之覺反復循繹而得其情而後歎其妙也故善爲言者莫如詩惟其不欲直致故其音多柔曼嘽緩意思纏綿有類於婦人之辭

衛風柏舟篇本仁人不遇傷小人在位而作朱子據劉向列女傳之說改爲婦人不得於其夫之詩以其情辭似婦人耳至於屈原離騷憂愁昏亂不知所云芳草美人或以之自喻或以之喻君宋玉師之託爲神女登徒子之賦纏綿頑懷如實有其事眞有其人千載而下令人想像流連其風肆矣魏晉而下以及唐季所爲歌曲而敘男女之私綮情豔冶蕩心惑志猶是桑濮溱洧之遺音耳亦何所託寄哉然其爲詩能曲盡情事使人至於蕩惑意其人亦必情之有獨至者於身世之際少有感激一無所用其情迫觸境而動遂有不能以自已者

脫有所用之而移其不容已者於君父朋友之閒則亦屈原之流亞也若唐李義山好爲艶體吾無取焉其詩使事摘辭穠厚滯重徒取工麗耳本爲情語讀之无一語足動人情如錦瑟悼亡詩也情思頗深而爲故實所掩至令解者不知題義所在無題詩稱宮娥仙妃錯出互見祇是情晄豬儉詞取艶異未嘗有感人於徵風人言外者而爲之委曲生解言有託寄者妄也大抵義山無故實不能成詞又好引外傳秘紀意滿而語重雖有巧思昏翳蒙其筆端終不能洒脫以自見耳譬如富家婦亦有天姿而粉黛珠翠全遮本色烏足以爲佳麗哉

吳會人好之誠所不解吳子震一亦喜稱義山吳子情至者也貧而善病病亦其情之所爲故其詩一往情深雖亦工於詞而詞不掩情故可喜也吾嘗讀其悼亡及無題諸作爲之腸斷魂消義山詩固無以感人若此矣以吳子之情得其所用纏綿曲鬱豈有遜於屈原將必求有以繼夫離騷者而義山稱乎哉

姚綬仲詩序

予嘗贈綬仲有詩云酒伴久無嵇阮輩交情應在紀羣間蓋予與君大父暨君尊公及君凡三世交矣綬仲有至性爲人深重不泄尊公遠宦滇雲挈家往獨留綬仲

在里門奉養大母滇亂舉家陷没凶問一日數至綏仲
處之泰定色不爲少動以貽大母憂亂既定尊公返里
大母無恙庭階歡聚猶昔也里人爭稱其能然當其時
吾視綏仲貌不戚而神傷及與吾促膝談未嘗不涕隨
淚下也而外一不覺予以是知綏仲至性而器識可以
當大事也姚氏世有詩名綏仲益好苦吟音調詞義備
極簡鍊觀其諸作瀏灕渾脱皆自苦吟而得不恃其才
情之敏贍也尊公與溧青公有兩園唱和詩和者成帙
予獨取綏仲詩即尊公之韻言尊公之志而悲尊公之
遇一唱三歎其詞委曲條暢而讀之令人自然生其悽

愴夫無至性者不可以論詩性之至者言之質率無文或過於憤激若綏仲之比類託興含蓄頓挫得風人之遺義亦由其器量然也綏仲既成進士以詩屬予序予三十年前爲鄉大父琳樹先生序其遺稿已爲鄉公經三詩序今又序君之詩姚氏固以詩世其家哉予之老拙可知矣

門鈞紀行詩序

古者輶軒之使采列國之風謠陳諸天子使太師夜誦之以知四方風俗之貞淫人情之良楛政事之得失而政教以與自太師不陳詩奉使無采風之事而經過流

覽之地往往寄興舒懷託篇章以自遣其間山川之形勢風土之殊俗氣候之異宜亦往往載之於詩使覽之者雖不獲見其謠俗而於遊人篇什之內庶幾髣髴遇之則猶古意也今觀杜子美入蜀諸詩由秦州歷同谷至成都府中間所經崇關峻嶺荒村危渡崎嶇困阨之情狀一一如見如親履其地親見其行役之艱親聞其嘯歌之聲音也紀遊之作亦曷可已乎毛君錦來以天官郎典試粵西粵西人文少遜於十五國而山水稱最奇君自出都門渡大河過洞庭望衡山度嶺關以抵桂林試事既竣因而泛灕江遊七星巖無幽不探所至輒

有詩紀之誦其詩卽雲物風土松巖菁峒嵤嶺之奇秀沙溪之清碧歷然在吾目中也且以子美遭亂離挾挈妻子而因以寫其行役之苦攄其幽憂悲憤之氣豈若君之得時行志爲國家掄才而出所過山水爭供其游目寄其暢懷情事既殊則眺咏固宜有各異者矣雖不乏悽惋弔屈之作然而情深而調不苦音楚而氣不悲性情之感視乎境遇感而有言乃所以爲詩乃所以爲風也

張穆之游草序

無山水之情者不足以語詩画無詩画之學者亦不足

以語山水二者相因亦相資也世之稱詩画者曰意到筆不到至於山水則又曰身到處勿放過蓋必窮幽探勝使吾於山水無所疑於其未盡見之奇而山水亦不復有憾於其奇之未盡見者而後吾之性靈始全乎其爲山水而山水以附於吾筆墨之端而出所謂意到筆不到者謂吾之意已領其全也蓋必身盡到而後筆始能不到耳老友張鐵橋固以詩画名世者生而有山水之癖游覽略徧喪亂以來買山而隱遂從蒼巖翠壑中度此大劫亦山水所以報其平生酷好之德也今七十餘矣而猶有歉焉於其足跡之所未嘗至者辭家出嶺

首事於黃山白岳以漸及於吳越諸山雖懸崖絕壁必捫蘿躡磴直躋其巔鐵橋固饒濟勝之具亦山水之靈險有以相之得以盡呈其奇而藉鐵橋之筆墨以公諸世示世人之未嘗至者予老而甕亦素有此癖而今已矣讀游草卽諸山之精神面目庶幾於筆不到處髣髴遇之以是當宗少文臥游圖可也

何紫屏詩序

與紫屏別十五年癸巳于在羊城紫屏及特丘西堂粢臣諸君子往來過從開移榻傾我於光孝寺菩提樹下明月在天樹影滿地飲酒分韻至漏下三鼓乃去予與

素臣苦吟或遠且飄泊天隅惟此爲足樂也將別紫屏出詩屬予序予不敢辭自世變紛紜彼此相失予度嶺歸紫屏及諸君子滯粤者且十年中間音問斷絕居平念疇昔故人攜手賦詩時如夢如隔世不知此生能再與相見重踐夙昔爲吾紫屏序詩否今年爲廬山之遊乘風到章門聞紫屏適在此急造其寓時予已更名方外矣刺入紫屏躊躇久之聞予聲倒屣出曰我固疑是若也因相持大慟問特丘西堂素臣皆以窮作古人同時唱和者惟吾兩人在耳則又慟予鬚髮皓然紫屏少於予容貌已改若相遇途中皆不能識於是紫屏出其

近詩許予曰子忘昔日之許爲我序粤遊詩乎因念我
輩但得不死此生終有見期有言終當踐也但恨當時
所欲序之詩已成灰燼不能復見於今而今序者又紫
屏別我以後之詩即特丘酉堂素臣或有不及見者紫
屏詩春容舒雅予詩素悲今紫屏詩亦且悲矣其亦有
不容不悲者乎因其悲也及述往事而爲之序

余不遠游草序

乙巳之夏予游閩漳雙峰者三月雙峰人士多從予飲
酒論詩講南華尋山水之勝爲樂將樂余子在焉余子
十數年前擯擭之際曾識予於沙縣因與述往事悲哉

市之變遷念故舊之凋喪妻感久之間出其所作詩相示謂苦而意深蘊甚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余子貧無室有老親八十餘時賣字市上以求菽水所服古衣冠見者嚴驚避去其道甚窮乎謂余子宜且從時宜以出辭余子辭以親在未能也乎為作余不遊字說贈之而別別二年乎出閩旋為楚游余子親沒既葬乃由豫章下蠡湖溯流訪乎溧陽之芘山樓不遇留詩而去又二年乎有鄰門之遊余子又乘興不遇今秋自中州返虹江市驀然復移居田間而余子乃從爾須問路策蹇訪我於田間留半月出其遊草示我且屬之序乎再讀

其詩其力益堅其法益老其氣益厚其調益古今世之以詩文遊大人而成名者不乏如余子之不蹈時趨力追古道獨攄性情者殆亦罕矣且其八法待精於晉唐諸家帖臨摹入神以此遊大江南北宜無不遇而余子之窮特甚年六十矣故鄉隔絕日歸無期夫士負有一長或伏處巖穴終其身無所交遊則已耳既挾其技以出遊於世而技又甚精則如余子者何其宜有遇而久不遇也余子書法世當共知而其詩決不爲今人之詩則或非今之論詩者所能盡知也詩至今日濫觴極矣極則必反反則必有不爲今人之詩者將急得余子而

表章之以爲之助余于知巳其必將遇之矣

一莖草序

丙寅初夏予年七十五忽有浮山之興華嚴寺住持山足予舊識也杖而爲之前導予凡三至浮山矣六十五年以前予方十歲僮奴負以行雖至懵然猶未至也再遊亦已五十三年山下親戚作主人攜酒榼選勝地席坐劇飲爲樂與住山僧了不相聞僧亦以遊人至爲苦凡巖洞佳處皆不欲人至草蹊撰壞遊者每望崖而返玆來諸僧聞山公挂杖聲爭出拱迓道左既入茶筍畢陳小憩更相指引前至一處又如是予雖蹩躠扶曳以

從而巖洞之靈奇可喜者大抵皆至則以山公爲之主人也而山公亦大有得於茲山識其一華草雖應酬雜出要自一往有洒落之趣惟茲山通體容與一丘一壑總無常境公終日在山窮幽探奧宜其心服久而與之俱化故出語吐氣絕去膠縛此雖參學之功亦由山水之助也山公昔隨吾老友石溪師寄錫長干師褊急莽嗔恚遇弟子一以呵罵從事不得已去而師事青原無可翁翁既應浮山之請令山公先來布置而翁卒不至山公不數年道風大振使久廢之叢林頓還舊觀遂領泉方丈予爲作重興華嚴寺碑記厥功鉅矣予別浮山

五十三年識山公近三十年至今年乃始覽山之勝一載公之長固自歎曰不意五十年後始識浮山三十年來始識山足麓鎮晨起撫枕不寐屈指歲月可勝慨然遂書此語以為一莖草序

江上詩人集序

吾邑於吾郡相距百餘里而風氣異焉郡中自阮堅之先生篤學嗜古同時遊處者皆博依之士為人雍容爾雅風流自命有江左之遺風焉堅之先生所著詩古文好為沉博絕麗之詞其詩於古體特長王弇州稱其樂府至於近體多使故實少發天然往往辭不暢意不為

時人所好以是名不遠著而先生亦不汲汲於名都人士宗之未嘗不竊笑吾邑之好名者之衆也然而吾邑之詩文亦以好名而其學差勝於都蓋名者爭之器也爭則氣力奔赴而才情因以怒生以是黃口穉齒甫授章句即講音律學吟咏纔能成聲即思凌前輩而上之而為父兄者不禁也故其詩童而習之視舉子業為餘事專欲以詩成名而其父兄師友又為之揚扢而鼓吹之唯恐其名不彰宜其爭之日趨而學之所由盛也鄙人能詩者大抵俟其興會自至其詩崇雅黜浮則堅之先生餘韻尚在惟是既寡唱和無與爭長往往自吟自

止故雖有佳句多不成集本無志於以詩名世也自十
數年來郡中詩學大盛作者競起其爲之領袖者皆樂
與予交所稱江上詩人蔣子其一也猶記戊申之冬予
有事於皖間與梁溪成二鴻徙倚城南望見蔣子憤一
喇自山下拾級而上二鴻迎問所往曰吾將往見西頑
西頑者予别號也二鴻笑指予曰此君即是蔣子與蔣
予時尚未相識也因歡喜握手與傾倒者久之既去二
鴻曰此皖中好名之士也而旁人亦似有不足於蔣子
之好名者已過其所居斗室蕭然著作滿篋茶酒間盡
出其近作見示音律氣韻一取法於三唐而蔣子好學

深思過能詩知名之士必延之竟日爲審音辨義以期盡歸大雅有一字未協不足以示四方者不出也嗚呼非好名之士而能之乎蔣子好名如此以詩名於世也必矣宜其自命爲江上詩人也

停雲軒賦序

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其能感物造端材智深美故可以爲大夫也此言賦即詩之通稱耳古人不歌而誦亦謂之賦春秋列國大夫相見各賦詩以言志是也蓋詩有六義賦其一也賦之義比事屬詞其於雅頌居多而比興者托物見意風之事也自詩亡士大夫稱

詩或往往託諸婦人至於雅頌蔑如矣雅頌旣廢則賦之義不可見而獨見諸騷騷者賦體也繼騷有作者以騷之本賦因卽以賦命篇於是賦之名遂離詩以孤行而其實原諸詩也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亞也自賦與詩分而作者之材智亦因之以各興衍宋及長卿子雲賦家之祖也其詩不少槩見若夫陶元亮杜子美可謂工於詩矣而所謂閒情賦三大禮賦迄於今不傳豈材智固各有所擅哉然而其感物造端則一也夫物與情遇而有感感而有端端以引緒緒以成文凡文之成未有無其端者吾嘗爲詩當其命題搆思百計以求之無當

也忽然感之或得片語焉或得一字焉倘所謂造端者非耶因而引伸之遂如火然泉達一往而不可禦然後知文章之端固必造於感也感固矣造端又固而或為賦焉或為詩焉則又性情之各有其端矣吾少時嘗學為賦與吳鑑在及家仲馭讀書武水月課賦數篇震澤之雜皆已散失頃年詩文稍能成集間欲補作賦意思不屬合喟良久因以其意移而為詩則擢酒而就而吾家膺侯獨喜作賦二十年前有遊賦天壽山及神烈山二篇此皆偶有當時亦不知何所感而造端也今且老此興不衰益有往情存乎間焉楊子雲曰詩人之賦麗

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淫與則不同其要歸於麗也則一矣夫麗者博雅之事也靡侯於書無不涉而尤精爾雅本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即生平未嘗見者類能辨其形色考其性情別其物宜間以其理語余不移時輒忘去其記性不相及如此夫詩與賦同原而其學則一貴於超妙一貴於鴻博各有能有不能其造端豈獨在性情之間哉

田間集自序

錢子游十年歸歸十年始有廬廬在先人墓傍廢瓜田盈畝爲之環廬田也故名曰田間其未有廬前往來鳩

茲自下天柱龍脈間足迹不出五百里所至有詩詩且
千數百首既居田間則單心學易自謂於圖象外別有
得也故又名其居曰樂易堂樂易之暇間有吟咏咏其
所得耶志不在詩也而同人頗獨好余詩兒子瀠袓間
取十年來所有詩彙成帙號田間集藏諸家左子子直
予厚見之謂錢子曰子游十年歸其十年詩既不肯傳
矣今田間諸什大半播人口耳間子烏能終藏乎是不
可以不傳錢子曰不可吾詩悲非世所樂聞其聲往往
激楚也二左子曰刪之刪其過悲者可矣錢子曰嗟乎
夫詩言志子謂我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吾學易者也

嘗謂詩通於易易無體以感為體詩有音感而成音彼無所感而吟者無情之音不足聽也是以論詩者當論其世也論其地也亦曰觀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為溫厚和平者何情也悲從中來鬱而不發必逝奇疾何則遏吾和爾風也者所以導和而宣鬱也吾極悲而情始和也吾寧詩不傳爾其悲者不可刪也且吾又安知其悲也二左子顧謂滁子蜀澡孫子偕公曰錢子悲不自知吾黨知之其悲之極者其情之至者也情之至者不能自刪吾黨代為刪之刪訖姚子經三適自吳興返驚曰田間詩存者僅此乎然諸子之愛田間者至矣僅

此亦足以傳矣吾與同學諸子爲校梓焉梓成爲卷十
爲詩八百五十有奇叙子覽之歎曰嗟乎删之是也然
是集也是諸子之志非吾之志也

田間文集卷第十五

引

青箱堂未刻稿引

憶與先生聚首吳江猶是烽火燭天孤舟雨泣時也自南北分飛升沉異路何意三十年後重逢白髮之老得上青箱之堂炳燭銜杯有疑夢寐問昔時同難諸子則都已魂銷與域邪化青燐矣獨予以遲暮飄零老狂仍舊先生識爲村曰情殷車笠喜故人之重聚乃賓閣之頻開花時出郭轍用招攜雪夜剪燈多所贈答於其行也寫生紨一幅題長句爲別筆墨縱橫然神傷已又

出未刻稿屬予題序夫先生詩聲鼓吹海內學藉予言而欲予有言者蓋重惜予垂老之分攜留行墨於卷端志不忘之雅意耳甚矣先生之情至也夫詩者性情之事也世稱北方尚氣故多悲歌慷慨之音若先生之纏綿悱惻其詩一出以柔濟而歸於和平則純乎性情之爲非氣之爲矣夫氣出於性情而後爲真氣而後有真詩吾視先生不矜迺高絕人之行不爲嶮刻已甚之事平淡率易善氣迎人好士如渴闕門之內雍雍如也世爭服其典型皆以爲道隆予獨窺其醞藉則以爲情勝蓋道不容測而情無不可知也讀先生詩當以予言爲

不妄矣

蕃錦集引

往見張南垣山人為人選石作假山聚蒐石於前略加審脈若為峰若為崖若為巖壑若為麓向背橫斜一切現成其石大至尋丈小或徑尺役者如其指嵌合之不失尺寸皆以為神巧今錫鬯集唐人詩句自一字以至十餘字櫽成小詞多至二百餘調長短自合宮商悉諧似唐人有意為之留以待錫鬯之驅使又似其句在唐人詩中求工而入之錫鬯詞中迺轉工也神乎神乎南垣求技不足喻矣予觀今人善集詩者取諸人以為詩

其學近於無我若錫鬯此集不惟無我抑且無人凡古人字句一經其用音義俱化雖使作者按之不復能認爲已作也此雖錫鬯餘技然不可不謂之絕技矣

姚珠樹詩引

三十年前吾鄉以詩游者數人姚珠樹公其一也公翩翩佳公子文采風流每出游車騎雍容所至爭引爲上客然性豪樂不事家人生產時置酒徵歌買笑坐客嘗滿即千金裝隨手輒盡意廓如也已長君彥昭次君經三齒漸長更從公游兩君雖少年以禮自持公意殊不便兩君陰覺之或遊事竟請先歸縱公意揮霍乃大樂

其後適類如此公詩初學竟陵喜刻露久乃漸臻高老
要以性情爲主終不欲襲王李唐詞也予嘗與公同客
湖上雨中過新光巷以錐畫新竹各題一詩詩絕佳又
孫克咸同予飛來峰下嵩擔索飲大醉作詩縱書壁上
後至者皆爲和公亦有詩一時傳爲佳話予詩存過江
集中今公集皆不見則公詩遺者甚多茲其偶存者耶
公父子皆有詩名稱三以奇博絕麗之才出風人雅軼
溫李而上之參昭規模錢劉瀏灕渾婉要皆淵源於公
也公生平未嘗課兩君博士家言獨課以詩即兩君治
博士家言有聲公頗非闘但每見其佳句輒向人津津

誦之不置其家學可知矣公集頗多茲存者不及十之二三經三燬其更佚也急梓之以予曾與公游悉公概而臚為之引

蔣亭彥詩引

惠子曰人而無情惡得謂之人古之以名士稱者其人類有過乎人之情方不自知其為情也又烏知其為名於是乎而有詩所以言其情也而人則以為詩也今之名以詩名焉爾以詩名此詩之往往有無情而作也蔣生亭彥與予為三十年之交三十年前予客武水蔣生方盛年豪華自喜急交游重聲氣海內共推為名士今

之重來生老矣哀樂多難家以破庭戶蕭然而交游聲氣如故四方客至武水爭論知與不知塈蔣氏而投止暑月一布幬挾雛子寢中庭客至則推入內與客共寢已乃爲客設榻客困則粥其玩好資之行以爲常吾嘗見其爲客作曹丘生囁嚅不欲言終言之亦終無以應乎笑曰是亦不可以已乎亭彥曰吾固知之吾情不容已奈何夫其不容已者情之至也亭彥之情吾不信之於少壯豪華之時而信之於衰老而貧之日也人若無情如亭彥轉苦情多情之多者不閑之以正則或失諸邪不用之於專則或流諸濫無邪無濫而後謂之性情

而後可以言詩令亭彥梓其詩屬予爲之引予不論其詩而論其情且勉之以情之正者亦恃與予有三十年之交也

姚經三昌谷集註初刻引

大慧稱妙總道人云郭象非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也若象果能使莊註我此即千古第一註書法矣姚子經三註昌谷集初成示予予覽之語語出長吉意外旁引曲通直令字無虛設忠愛之思比諸小雅怨誹而不亂考據時事即長吉居然詩史矣其然豈其然乎吾鄉休那翁稱禪家有與熟果或與地熟或與時熟熟之遠者

惕生若柳子厚著非國語鄭樵欲以通志廢漢書此即丘明孟堅之再來自補其不足也然則昌谷集有此註得謂非長吉註長吉乎吾人作文不必可解但存之千百年後自有人來如經三者爲我下註脚耳

龍眠詩錄引

戊戌冬夜予與虞山牧齋先生抵足長干僧舍中相與論詩予偶問列朝詩選詩盡於此乎先生赧然曰烏能盡然予亦弟據吾家之所藏與吾目力之所到耳以予視之將有不足於茲選邪予曰然他吾不知弟以吾龍眠稱詩幾百年作者如林而先生所選不

及數人人數篇詩又不佳由是觀之選之不足以盡詩明矣先生復踖然曰有是哉然如子之言予鄉有佳詩而無傳本吾烏乎得而選之表章之任將在吾子及吾之在吾猶可以補吾之過也予心感其言慨然有龍眠詩學之選遂檄諸同志徵輯前輩遺稿而應之者絕少蓋知予之旅困長于不足以謀剞劂之事也明年姚子樞三成進士歸徵選詩傳諸稿屬集姚子以示予曰此予志也吾與子共成之因互相較訂錄其尤者得若干篇而姚子以爲隘也蓋予志主於嚴而姚子主寬欲更加廣焉然吾謂可傳者已在此雖未授梓予之志亦以

遂矣錄成而予有歎焉益歎不及令虞山見使知予言之非夸而悔其選之果不足以盡詩也

潘儼思詩引

昔人謂詩能窮人非也惟窮而詩迺工耳而今之達者類好為詩則必其能外聲利薄嗜慾澹思慮閒不以俗見累其智雖達要不失為窮耳潘子儼思既成進士其窮特甚與士同咨泛城興味泊如顧時時為詩有超然得意之句倘亦得力於能窮耶吾見吳會人詩好為綺麗喜其人求必能盡達也以寒酸習貴人容徒自失其本色而世之論詩者謂因其詩之枯腴以卜其人之窮

遂此猶相士槊肥之見何其陋也詩之枯腴在意思與
氣韻而求之詞章哉譬之相士者略神理而賞皮肉是
必共斥之爲無目者矣假思爲人甘枯淡爲根本動以
禮法自持凡非分之獲不肯枉干以故其居與遊往往
困乏蓋士之能自好者固宜其窮士大夫能窮即天下
何事不可辦而徒詩之工哉

姚躬子行路吟引

陶元亮世稱高士以今觀之元亮著詩用甲子紀年當
世不之怪與柴桑諸子飲酒唱和卒以樂死以此爲高
即今誰不欲高誰不能高也杜子美一生好悲歌設使

與謝皋羽同時予美悲又當何似陶也槃杜也悲今不敢望與古人同樂但恨古人不與今同悲耳夫人至求爲閭巷編民不得脫而逃之方外又以爲畏途焉復轉逃於方以內悲夫此蓋古人所不及悲者也笑啼俱不敢遐有笑而已姚若行路吟笑耶啼耶千載後有知之者必以爲進啼毀集一等矣

王聖若謫官吟引

武塘王子聖若作前郡五年坐下考銷秩歸王子故好吟詩人咸以吟咎之余聞之曰不然若以吟能失職廢事則次山春陵行崇芝之子爲歌何以至今稱焉予謂二

爲道州舂山之僻見耳目爲郡而有詩非以詩爲郡也世無子美即有次山之作誰知其得比與遺意以爲有關於政事得失哉乎不知吟果妨官否昔人謂詩能窮人當其苦吟時無一事足關其心及其得意時亦無一法足喻其樂廢時失事往往有之吟之召窮無疑以爲妨官或亦不謬然惟窮而後能工聖若論官後其窮已甚吟之效亦既驗矣廼猶不自悔於吟而仍以名其集蓋謂吾失於彼而得諸此也人不畏窮吾知其吟從此益工矣

楊嘉樹六年詩引

吾嘗攷杜子美年譜自開元天寶間即以詩名今讀之其爲子美者無以遠於後此之爲子美也宋人謂鄜州以後詩始佳殊不然但鄜州以後詩乃多耳夫公自開元至天寶末以年計之殆倍於自至德至大曆將也今撰集中所載其爲至德後詩居十之九視天寶以前多不啻十倍豈前此詩固寥寥抑喪亂後失其藁耶抑前此工力猶有不逮由後之省覽多所芟汰遂僅存此耶若然則前之詩無以遠於後者未必不繇後之反復攷訂而始存也夫人學與年進四十以前與進者才也四十以後與進者識也至於識進則才亦漸斂矣非才

之不如前也前此才之所爲至於是而始覺有不足爲也其亦有爲之而無以復過者前此不及信亦必至於是而始能信之也是故識不可强也學不可已也楊子嘉樹裒集近六年以來詩存之意在茲乎夫楊子年十二而稱詩今已四旬爲詩二十有八年矣茲僅六年所作則所存五之一耳楊子曰吾六年以前詩皆才之爲也此六年內庶幾進乎學矣而識猶有待也夫子美四十見於杜位宅守歲之詩此詩以前存者不過數十首今楊子且六百餘篇矣吾觀楊子用意此六百餘篇不至如子美之減爲數十首不止然非識定烏能減亦

烏肯滅乎楊子詩必傳無疑吾以其不欲遽傳此集決之矣

松聲閣集引

夫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莊子以舜與松並稱孟子亦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則知舜固正人之總名也松亦木之舜耳木固無取於松者矣惟其正故歲寒不凋而四時常有聲也吾邑有吳夫人吾友涵予蜀藻之文母也孀居一閣二十餘年藥線之暇不廢吟咏於是以松聲名其閣以松聲閣名其集吾嘗謂柏舟碩人之篇皆詩人以誦美其

共姜班姬者而二姜未嘗有詩此松而無聲者也若卓氏之白頭吟蔡琰之悲憤詩下及六朝以還諸幽情閨艷之作又皆聲而非松者也松之聲蓋天地之正聲也非忠臣節婦之吟不足以名之吾邑閨媛之比節於松比詩於松聲者蓋有數人若紉蘭閣葉從夫子殉節於山方矣未亡人則有清芬閣澄心堂併松聲閣而三皆松聲也亦猶正者之皆為舜也吾將與劉滌合刻之以公諸世使四方聞其聲知吾邑尚有後凋者在閨閣中也

兩園和詩引

兩園者姚耕壺之最古園張深青之賜金園也林巒相望皆據龍眠之勝於是姚子爲春山八家詩而深青和之皆各言其情各有韻也古人和詩和意而已無所爲和韻也即間有用韻者用其一韻而已無所爲次韻也次韻偶始於元白而濫觴於皮陸自宋元以來更遞相和多至數十首愈出愈奇奇在能押韻耳於作者之本意無與也詩道於是大弊吾嘗謂詩言志志動而有韻韻以從志也今和詩因韻而生志是以志從韻也若深青之和耕壺是各志其志各韻其韻猶不失古人和詩之遺義而耕壺轉和深青以深青之韻爲韻吾識爲耕

壺曰吾欲以是攬龍眠人才之盛而以吾詩爲嚆矢也而同學諸子更起而疊和之遂有兩園唱和之集輙皆志其志而韻其韻或有不志其志者矣未有不韻其韻者譬如御者之騁羊腸射者之穿柳葉爭欲於險隘見奇巧也於是詩猶膽集姚子悉以授梓有梓成而詩後至佳不勝梓者亦有詩佳而不欲梓併不以示兩君子者不一而足龍眠之才可謂盛矣兩君子顧予曰子獨無一言乎予老而益鈍覩諸君子之窮妍盡變淵涵雲興已索然氣盡矣又敢效顰云乎哉

吾讀二方子唱和詩而有悟於聲氣之故也夫詩者聲之事也聲者氣爲之也推律元者必驗氣以審聲聲之本諸氣信矣易文言分别物類乃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辨而今於人倫之類稱朋友曰同聲稱兄弟必曰同氣夫同聲不必同氣者有矣要未有氣同而聲不同者也而有不同者君子以爲氣之㳙矣譬如治律者一音不調謬者必求諸黄鍾之本是故詩小道也語其微通乎造化唱和一事語其要根極倫理吾里方氏自明善先生來以孝友世其家而有懷少孤單特於素伯爲從兄弟猶同産也素伯與有懷年相若故視諸昆仲遊

處較密唱和尤多觀其音調悲壯意思纏綿述聚首之樂惜離別之苦彼此留戀孝友之誼藹然盡其得諸明善先生之淵源者厚也若二方子可謂同氣者矣覽其詩即可以得其詩之本而徒以聲唱和云哉

葉蒼巖李梅崖合刻詩稿引

予老而未倦於遊今冬以訪舊重過鄂渚少參葉蒼巖知予至儼然辱車騎先施時予與君未相識也已置酒召集諸所知名士相與論詩予大聲指斥李杜呵罵當時影響附會之流一坐駭然蒼巖爲之絕倒因出其葉李合刻詩稿屬予序之予見梅崖名姓驚喜曰此吾故

人李協萬也初協萬登第入木天妙年風度望若神仙
同予及徐方虎韓元少赴友人招飲祖氏園郎席賦詩
秀句絕塵予大喜語之曰君後當以詩名別去十數年
不意其遂臻此勝境也蒼巖詩婉雅淸新華實並茂才
御以法文生於情上之在錢劉之間次亦不失爲晚唐
佳句梅崖天姿獨任一往情深郎事寫懷脫盡蹊徑兩
家合刻以詩意各不於其調而於其意也予旣論詩與
蒼巖有臭味之合而又喜十數年前心許之梅崖今果
以詩名世不失長夫雙眼酒間輒題數語於前以志一
時欣慰之情非至於審詩樂之源流發唱和之緒論以

證兩君志趣合同之妙則諸君子言之盡矣

秀野堂集引

甲子夏予於俞青藜坐上獲接顧迂客與論詩甚洽次日即招致其家集能詩諸友分韻賦詩雨中痛飲大醉命輿舁我歸寓又次日俞犀月過予寓言迂客已卜期大集同人請先生涖其盟予方有雲門之行不及待遂去每以爲悔今年久客吳門迂客偕其弟俠君復招爲依園雅集急赴之席間客已半至則皤髮皓白者居多序坐以齒齒長予者三人皆八十以上也若周子潔朱望子猶自先朝與予別不相見者五十年矣久之諸友

次第畢集雖不盡老耆要無時俗輩皆所爲世外人也二顧子出自華貴方少年而顧樂與之遊其識趣固以異矣夫是老者皆生長前神宗極盛之年見聞習尚皆非今時俗之所能知蓋已邈然古之人矣諸所爲世外者衣冠朴陋言語迂鈍大抵不合時宜亦今而古者也顧子與之遊亦深有意於古之道乎觀其作爲詩篇絕去雕飾一任天機穠靡之習少泉石之趣多則亦有得於游處者之助也茲集其一斑矣或曰使君兄弟好言宋詩夫宋詩似唐音之變曼從事其率此自宋中葉以來一二主持風氣者爲之其初猶尚西崑體纖艷已甚

於是盡黜之而以杜少陵爲宗其過於眞率者非矯唐也以矯宋初之弊也亦猶韓退之以孟郊樊宗師盡幽僻盤屈之句矯唐時穠麗軟美之習也而韓子亦宗少陵益少陵詩凡詩家所各有之長無不具有唐者得之足以矯唐宋者得之足以矯宋惟其情眞而氣厚也觀顧子之與古處者交眞實溫厚其得之性情者深矣由是極其情而純其氣以爲杜詩無難宋云乎哉

方紘長詩引

吾里方田伯昆仲承祖父遺訓喪亂以來不廢師友若素伯閉門著書四方巳共聞之矣諸子弟髮未燥即能

搩鋏爲詩文挾其技以遊諸侯入幕者遂有數人而總長寶爲之長總長少受業於吾從子扶升扶升言其初爲文揮毫輒就日中可得數排頗荒之勿覽務令殫思深入久之思益苦或竟日僅成一排又久之而一旦沛然如初則後之揮毫就者固已大異於前此之揮毫矣今觀其詩用意甚苦而筆能曲折以達之極錘鍊之功而有游刃之樂洵有如吾扶升所云也往聞諸曲師謂歌吭之美者其初不足善也歌久而敗敗而啞爾乃盡氣以求之而其音始得而吭以漸復斯可以引商刻羽久詩文之才亦猶是也故予每勸學詩者苦吟以少陵

爲法少陵詩曰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夫以少陵爲詩何難於穩謂之新句昌黎所謂文之自己出也其匠意造詞固有甚不易穩者而忽得穩焉故不覺其得心應手忽然而長吟也夫苦吟之得心應手然長既知之矣然非曰吾既嘗從事於苦吟後遂可以揮毫也太白之譏少陵曰祇爲從前作詩苦以杜詩合觀之暮年之作亦豈有異於從前哉益苦吟以終其身矣然長其益勉之吾嘗賜令弟蓀羽有詩云祇恃通家誼還叨大父行則與君家分誼可知教子詩學爲一槩訣辭而不以吾所知者告之哉

汪異三詩引

自風雅道衰人爭以詞華聲律爲詩十數年來一二人起而闢之而學者始知有性情之事近且宗法宋人夫宋詩非無性情吾恠其言之意盡而語質其纖者或近於詞均失風雅之義也謂之風雅不事詞華而詞華自給不求聲律而聲律自工併不言性情而性情自見然亦豈有盡棄詞華聲律直致性情以爲風雅者乎汪子異三於古人之詩幾其氣韻而已不於其字句也於巳之意取其詞達而已未嘗有心刻削也故其詩清機獨引純任自然質而不率文而不膚蓋本諸性情而不戾

乎風雅者矣夫性情之事蓋難言之難於眞耳譬如優孟登場摹寫忠孝節義之事一笑一啼無不酷肖而人知其言之皆妄以其皆沿襲之言而非自己出之言也自己出者有諸已而後出所謂眞性情也蓋君於曾青藜之殁而猶見朋友之誼焉青藜客死燕邸顧景范以羈窮爲營含殮盡禮返其喪於吳其在吳者無家而有累則姜奉世顧迂客與吳三共任其事妻死殯之呱呱一子撫而教之遺弱女四皆得所歸雖死者復生爲之無以易焉嗚呼交道廢久矣是數子能力行之非有眞性情而能之乎然後知與三詩之爲風雅本諸性情爲

與性情也即數子詩文之性情亦具於與三詩見之矣

逍道人詩引

昔荀奉倩謂女子才慧易得吾嘗怪之彼之所爲慧亦才也非慧也凡世間文章伎巧一切可驚可喜之事皆才爲之至於發心證道則非慧不辦故釋氏所甚貴者慧也才者吾人得意之事於得意而生貪者即謂之癡佛氏所貴夫慧者貴其即得意即厭離善於轉也逍道人以聲伎擅閩海者數十年一旦棄去諸貴公子爭欲得之逍道人不樂也志在厭繁華而甘淡素乃從永安留也慧以老也慧貧而能詩局促斗大一室與也愚終年

唱和詩益進今又合詩而栖心白業凡事之得意者即急欲舍之故曰慧也吾觀其詩洒然塵外往往似有悟者今禪家悟後每作詩以喻其所得非才為之慧為之也然則詩之由於才者或足以礙道若本於慧乃所以證道合之云乎道人應以是為慧業恐一生貪心轉障本慧耳古人稱好佛為貪佛佛不貪則不得成則謬謬貪之謚非道乎夫能貪一法斯舍一切法世法之足以蕩滌性情者莫如詩吾謂貪詩之至亦足以成佛何必定以貪佛為慧而貪詩為癡乎道人又當下一轉語矣

內七詁引

予少時好讀莊子見郭子玄註苦不得其解有示以林希逸口義者覽之略有端緒友人曰此訓詁之學也讀莊子豈宜作如是解於是益求所謂能為莊子之解者而究心焉而為二氏之學者皆談莊子禪家以其得宗門之旨趣道家指為有丹經之秘言其說皆近似之而吾不敢信也嗣又有謂三聖人之學不同其解莊也取三家語句之相似者影響印合文不深暢其旨但略一拈提使人自悟是不過借莊子發攄已見以自成其一家之言於莊子實未解也讀莊子者於其悠謬之詞詭譎之旨漭然不知所謂而能通其奧義哉然後思子玄

之註雖未深了莊旨然已窺其大意所在其書依文作解逐句釋義不無支離之譏要不離乎大意焦澹園作莊翼一宗之郭註之外雜采宋元以來諸家之說而附以己論雖所引頗多二氏之言皆取以證明莊旨要是釋莊非自立說也吾之解莊者屢矣晚年少有所進乃並燒前解而為之詁蓋冀見世之所謂能為莊子之解者皆妄也故寧為訓詁也其章句悉依莊翼依翼者以翼之分章所被郭註皆有首尾也而亦多采翼說甚悉於前夫吾之詁不甚宗郭而必引郭註者以郭為註莊之始不忘其始也謂之內七詁七篇以外若外篇雜篇

皆以暢演七篇之說所謂因之以曼衍也精力向衰未
能徧及故所詁止於七也

楚辭屈詁引

楚辭自東京王逸爲之章句宋洪興祖爲之補註而晁
无咎又取漢唐宋以來諸擬作續之於後統謂之楚辭
然觀王逸小序則惟屈原所作原委分明與諸作不相淆
也朱紫陽夫子遂爲辯之集讀其辭有所爲往者余弗及
求者皆不問概爲患之近取王氏及洪晁之書爲之刪
訂以成集註集註之善在遵王逸之章句逐句解釋不
爲通篇貫串以失於牽強也以屈子之憂思悲憤詰曲

莫伸發而有言不自知其爲文也重複顛倒錯亂無次
而必欲以後世文章開合承接之法求之豈可與論屈
子哉吾嘗謂其文如寡婦夜哭前後訴述不過此語而
一訴再訴蓋不再訴不足以盡其痛也必謂後之所訴
異於前訴爲之循其次序別其條理者繆矣故因朱子
之集註更加詳繹不立意見但事詁釋則見其情緒之
感觸有無端而生者有相因而起者意之所至忽然有
詞詞同而意固不同則亦未嘗無次序無條理也故於
離騷析詁之後又爲之總詁焉至於九歌本楚南祀神
之樂章原從而改正之雖其忠愛之思時有發見而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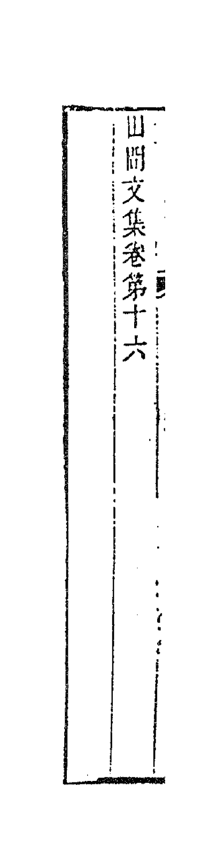
篇篇皆托興以喻己志者蓋於天問則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壁上所圖畫古蹟及諸怪異之事原一一呵而問之以發攄其胸中所多不可解之憤懣而必求其義對之以解其所不解豈非愚乎九章之義具於命題故題以詁大略可見正不俟牽強穿鑿以為之也吾甚深惡夫牽強穿鑿以強求其前後之貫通故以詁名而所詁亦止於屈子諸作因命楚詞屈詁

徐方虎制藝引

徐子方虎以文名於世者二十年迄今年始遇天下莫不快其遇而悲其遇之晚也夫徐子何晚之有夫人少

負妙敏甫能爲文卽第去不獲讀書窮理以謀文章之變此大不幸耳徐子久躓場屋於制舉業一道旣以極深研幾而以其餘溢爲詩古文詞力追大雅旣成進士擢庶常讀中祕書猶强仕時也徐子何悅之有徐子舉南宮時闈中得徐子譁然相慶爭以不得置之第一爲惜夫徐子豈必以第一重哉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其科名何嘗第一而其文章不得不推爲唐宋第一也永叔當宋文極弊之時取退之所作以爲古文而法之而蘇曾之文因以繼起然余覲其與樂秀才書云少貪祿仕以養親不服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

史隨世俗作所爲時文以取悅於時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自得第以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棄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由是觀之永叔之文至第後始臻其至前此猶未至也吾所謂早第爲不幸不獲盡文章之變者益足信矣又云三棄而得第則永叔得第已非甚早而猶自悔如此然後知文之有貴乎讀書窮理者與年俱進如徐子者始無悔於所作而媿有司之棄矣　余爲制藝序多不錄己巳秋杪虎與余遇於吳門持稿爲存之


山問文集卷第十六